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二十六回 江淵為親訪智客 景泰立子建東宮

于公當日正與侍郎王偉商確兵務，忽有人報道：「思明州守備黃珣有本奏上，朝廷命各官會議。」于公聞報，忙差人查訪其事。且談黃珣原是廣西思明州土官，初為宣尉司，後因有功，升為都指揮使，守備潯州。珣乃庶出者，有嫡兄黃瑄，世襲思明州土知府。黃瑄年老，止生一子，名曰黃鈞，應襲知州之職。黃珣屢欲謀殺姪兒黃鈞，奪其職與自己之子。一日假傳巡撫軍令，徵兵思明州。乃令己子糾率心腹驍勇千餘人，離府城十里結寨。待至更深，夤夜破其城，攻進黃瑄府中，喊叫道：「黃瑄殘虐我眾，特來報仇！」盡殺黃瑄並其子黃鈞，將二屍砍為數段，納於大甕之中，埋於後園，即領眾還寨。明日，思明州有人報至潯州，黃珣佯為不知，驚哭倒地，隨即走到思明州來。一邊發喪，一邊令人尋黃瑄父子屍骸，竟不能得。復大哭寫榜出示，假令人緝捕凶身，報此家門大仇。不料黃珣令眾殺瑄父子之時，有瑄之僕福童見珣父子並左右之人，其夜福童脫走，明早竟到軍門總兵二處告理，首訴珣父子殺瑄一家。人皆知黃珣殺瑄父子情真事實。巡撫李棠，總兵武毅，察知黃珣弑兄，劾奏其罪。珣知不可掩飾。心中大懼，即命其子帶萬金來京師，求解脫之術。

原來黃珣與學士江淵有親。珣子潛地來京見江淵，懇其解禍。江淵曰：「汝父子造惡深重，禍不可解。」珣子再三哀求，淵不肯盡計。珣子曰：「久聞京師有稱智多星吳矮子，其人可曉？」淵令人訪之果有。珣子即造其家，見其人身不滿四尺，言語頗雄壯。珣子遂送厚禮，說其來意。智多星道：「吾有一計，此事不但免罪，且有升賞。」珣子聞言，忙拜於地，叩求其計。吳矮子欲言而又忍者數次。珣子復送千金。吳矮子曰：「今上登位多年，屢欲立己子為東宮。每每形於言語之間，無人敢發其事。汝可急回，將此事奏請。即能免害。」珣子聞言大喜。辭回來見江淵，說知其事。淵曰：「計雖好，吾不忍為。」固卻之。

珣子乃請人做成本稿，適值黃珣又遣心腹千戶袁洪帶萬金來京。珣子與袁洪說知其事。候三日，遂令袁洪持景泰設朝齋本。廷臣奏有廣西都指揮黃珣，令千戶袁洪齋密疏奏上。其略云：

廣西守備潯州都指揮使臣黃珣，切念太祖高皇帝，百戰艱難而取天下，期傳之萬世。邇來上皇輕身北狩，文武將吏，喪八九，幾危社稷。不有陛下，臣民何歸？今即位三年，皇儲未定。臣懼人心易搖，多言難定。爭奪一萌，禍亂不息。皇上即循遜讓之事，復全天敘之論。恐事機叵測，反覆靡常。語曰：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」近日仰觀天象，土星逆入太微垣，與諸災異，皆可畏愕，願早留意。萬一羽翼長成，權勢轉移，寄空名於大寶，委愛子於他人，階除之下，盡為仇寇，肘腋之間，自相殘蹙，此時悔之晚矣！乞與諸大臣密定大計，以一中外之心，以絕凱觀之望。臣不勝瞻天仰聖，急切屏營之至！

景泰覽疏畢，大喜曰：「萬里外有此忠臣！」遂下詔，令毀武毅、李棠等劾黃珣弑兄大惡之本，不許留藏副本。急降旨著廷臣會議釋黃珣罪，加升珣為廣西都督，佩征西將軍印，居武毅之上。

是月乙酉日。禮部尚書胡濙、侍郎薛琦，集文武群臣廷議，皆相顧莫敢發一言。遲疑久之，當有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對眾曰：「此事可行即行，不可即已。無得鼠首持兩端耳。」群臣聞言，皆唯唯欲退。此見興安不忍易上皇儲君之忠心也。當時閣下陳循等見眾欲退，乃即署名。後都御史王文等，駙馬眾侯伯薛垣、李瑾等，尚書何文淵等，侍郎項文耀等，學士商輅等，御史王震等，以次署名。惟尚書王直、于謙，給事林聰，御史左鼎數公，甚有難色，不肯署名。陳循自執筆勞之，強署名。亦無人敢寫復疏之語。各默然不肯下筆。時有何文淵對眾曰：「諸公不肯落筆，某有屬對，為諸公首作。」乃即提筆曰：「天佑下民作之君，父有天下傳之子。」眾官皆唯唯而服。陳循乃率廷臣面奏曰：「陛下膺天明命，中興邦家。統緒之傳，宜歸聖子。黃珣奏是。」

景泰聞奏，心中大喜。乃下制曰：「可。朕啟請聖母上聖皇太后。太后曰：『予老矣，願社稷安，天下得太平。今人心既如此，不可拂。』朕敬承慈命。乃命禮部具儀注，擇日以聞。」制下，禮部尚書胡濙具儀注。景泰即日簡選立東宮官僚，以陳懋、胡濙、王直、石亨四人為太子太師，柳溥、陳循、高谷、于謙為太子太傅，張、何文淵、劉深、俞士悅、石璞、陳鎰、王文、王翱、張九人為太子太保，江淵、王一寧、蔣磁為太子少師，李錫、蕭維貞、劉中敷、羅通為太子少傅，商輅、項文耀、彭時、周旋為太子少保，趙榮、徐有貞、李紹、劉定之、呂原、柯潛、李侃、岳正、周洪謀、劉俊、李泰、林聰、趙昂、楊欽、王政等，皆為春坊、諭德、詹事等官。凡東宮官僚，俱加公孤，並支二俸。

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甲午日，立見濟為皇太子。廢皇后汪氏，立見濟母杭氏為皇后。封上皇長子為沂王，即成化帝。上皇次子見濟為樂王，見淳為許王。汪后令居別宮。乃下詔云：「天佑下民作之君，實遺安於四海；父有天下傳之子，斯本固於萬年。」於是頒詔遍告中外海內臣民，大赦天下。先一日。禮部排列儀仗，在於奉天門下。忽有男子赤身手執一朱紅木棍，直奔進奉天門下，奮力大呼道：「先打東方甲乙木。」復大叫一聲，只一擊，把排列的香案打碎。眾侍衛見之，拿住這男子，待罪於午門外。後有詔下錦衣衛勘問，眾官究問其事。此人初被拿之時，似醉夢中，一無所知。及下獄勘問，那人忽然抬頭一看，驚訝道：「為何在此把我拷打？」刑官問曰：「汝這男子，又非失心瘋，如何自來尋死？」此人訴道：「小人正醉酒睡著，忽見一將官趕來道『快走』。領小人在亭子邊，把小人手拿住，打那亭子。那將官道：『打得好，感動他的心。』說罷，那人把小人一推不見了。如今許多爺爺在此拷問我為何？」眾官見他說得奇異，相顧曰：「不知是何神使為之？」遂不拷問，仍囚獄中。此事甚異。

景泰既立見濟為太子，凡文武官吏、軍士、太學諸生，無不受賞。時人謠云：「滿朝皆太保，一部兩尚書。」又加賞陳循、高谷、江淵、王一寧、商輅、王直各赤金五兩。惟尚書王直受賞回家，將金子擲地，歎曰：「此何等大事，乃廣西一逆賊擅敢為之！」乃上本辭職。朝廷不允。又李賢先前托疾不署名，今亦托疾不肯受職。朝廷自立見濟之後，四方災異，種種迭見。不期太子見濟忽然於二月廿七得疾，至三月初四日薨。景泰大哭不已，七日不朝。後擇日葬於西山，諡曰懷獻。

時于公見災異屢見，上疏辭爵，乞歸田里。其略云：

臣謙切見自去歲冬間以及今春，時序乖和，雨雪不降。復於二日大風晝晦，日光沉伏，切惟災沴之來，必有所由。天人感召，其應不虛。伏念臣質本凡庸，性復偏執。時遭明盛，位極人臣。既居師保之官，又兼六卿之職，臣才器不逾於常人，聲望弗協於輿誦。報國之心雖切，而濟時之術全疏。經濟之學蔑聞，而輔導之職莫稱。上不能寅亮天工，以為朝廷之助，下不能阜安兆庶，以底太平之休。兼且素乏統馭之能，勿稱總戎之任。今四方多故，百姓流離。東南之寇盜雖平，西北之邊報常至。綜理勘定，困難其人。苟臣蒙恥而冒榮，其奈妨賢而僨事。引咎思退，分所宜然。伏望我皇上宸斷，罷臣職務，遣歸田里。另選賢良，以代今職。上回天意，下協輿情，以彰我皇上知人之明，以免愚臣固位之責。臣不勝戰慄，待罪之至！

奏上。未知朝廷准否若何。